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六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玩馮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解中發

北史卷六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

王羆孫述　王思政

尉遲迥弟綱　綱子運　王軌　樂運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為州郡著姓羆質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

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為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為都督南討復啓羆為長史帶鋭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及尅硤石羆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乃拜羆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内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禄優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

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後以軍功封定陽子除荆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罷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罷乃煑粥與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胄大呼告天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罷額不爾王罷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罷為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罷

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名其魁帥為腹心擊捕反者畧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為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羆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為勤王之舉羆請前驅效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潼關人懐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

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篣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神武

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

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獲其功

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内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鞾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羆舉動率情不為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羆安於貧素不營生業

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馨當
時伏其清潔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羆
卒孫述
述字長述少孤為祖羆所養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周文
帝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
侍郎封長安縣伯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之免喪襲封
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
禪拜賓部下大夫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惠朝議嘉之

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隋文帝為
丞相授信州總管位上將軍王謙作亂遣使致書於長
述因執其使上書又陳取謙策上大悅前後賜金五百
兩授行軍總管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
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
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而卒上甚傷惜之贈上柱國冀
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郡守少子文楷
起部郎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絶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逺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啓與隨軍所有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為賔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為武衛將軍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

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彊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須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修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摴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

者即與之羣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頒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頒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即抜所佩刀横於膝上攬樗蒱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横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

閟絶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

皐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荆州刺史境内卑濕城壍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

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周文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寛其後東魏來寇孝寛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髙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

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為已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授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𥎞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

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頹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閑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

死豈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禽永珍幷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並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

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

大賊未平欲事産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扱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為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兖州刺史初思政在荆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沉毅有度量後為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

千五百户進爵為公揆弟刋封西安縣侯刋弟恭忠誠縣伯恭弟㓜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為鄜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别號尉遲部因而

氏焉父侯兇性弘裕有鑒識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迥年七歲綱年六歲侯兇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勉之武成初追贈柱國大将軍太傅長樂郡公謚曰定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

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脩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兹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為紀既盡鋭東下蜀必空虚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為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於是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侯吕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取晉壽開平林舊道迥前軍臨劔閣紀

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水先已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據潼水別管拒守迥遣元珍侯呂陵始等襲之乾運還保潼川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迥至潼川大饗將士度涪江至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修繕約束閱器械自開府以下賞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嶮峻將士疲病者十二三迥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史

欣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為擕外援迴分遣元珍乙弗亞等擊破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擕被圍五旬頻戰為迴所破遣使乞降許之擕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隷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以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乃明賞罰布恩

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人夷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髙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為之和顔進食以寧迥心周文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為立碑頌德六官初建拜小宗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迥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

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邑萬户除秦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保定二年拜大司馬及晉公護東伐迥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芒山齊衆度河諸軍驚散迥率麾下反行却敵於是諸將遂得全師而還遷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宣帝即位以迥為大右軍轉大前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位望宿重懼為異圖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迥為

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簒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勣時為青州總管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

萬榮州刺史郇國公宇文冑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兗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以應迥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為元帥隂羅雲監諸軍郕國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

壽公于仲文等皆為行軍總管廻遣所署大將軍石懸
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懸廻又遣西道行臺韓長
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上儀
同赫連士猷攻晉州即據小鄉城紇豆陵惠襲陷定州
之鉅鹿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
莒州刺史烏丸尼開府尉遲儁率膠光青齊莒兖之衆
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陷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
東南道行臺席毗衆號八萬軍於藩城攻陷昌慮下邑

豐縣李惠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還宇文胄軍於洛口
開府梁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
於沁東孝寛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
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寛軍半
度而擊之孝寛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寛乘
勝進至鄴迥與其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
南迥别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黄龍兵勤率衆五萬
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到迥舊集軍旅雖老猶被甲

臨陣其麾下兵皆闒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
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
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入鄴城迥走保北城孝寬
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射殺數
人乃自殺勤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衍追及之
並為衍所獲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李惠先是
自縛歸罪隋文帝復其官爵迥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
氏而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為長

史自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畧舉措多失綱紀不能匡救迥自起兵至于敗凡經六十八日焉子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迥卒寬兄誼開府資中郡公寬弟順以迥平蜀功授開府安固郡公後以女為宣帝皇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公惇弟祐西都郡公皆被誅而誼等諸子以年幼並獲全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焉仍贈絹百匹迥弟綱

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迴依託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迴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内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文帝方得乘馬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為之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為中

領軍總宿衛事綱兄迥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
走兎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兎必當破蜀俄而綱
獲兎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
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
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
獲輒多周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
與晉公護廢帝明帝即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
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歷位少傅大司空陝

州總管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大軍還綱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等增邑以褒賞之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衞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功封一子縣公四年薨于京師贈太保謚曰武第二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柱國入隋歷鴻臚卿左衞大將軍

安兄運

運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勲封安喜縣

侯周明帝立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縣公歷位隴州刺史再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進爵廣業郡公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宫親狎諂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内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為右宫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宫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

斫傷運指僮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宫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宫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為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将伐齊名運衆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衞軍事帝崩於雲陽宫

祕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為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為武帝親待軌屢言帝失於武帝帝謂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尋而得出為秦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薨於州贈大後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嗣運弟勤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迥勤弟敬尚明帝女河南公主位儀同三司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頻有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即位累遷内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内史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黄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及陳將

吳明徹入寇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彦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横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濶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

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吕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并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宫尹鄭譯王端並得幸于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甞與小内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

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為慮武帝名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為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黙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

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執因内宴上壽又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執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于嗣主便欲背德于先帝止可于此待死義不為他計㙛千

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内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

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于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晋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為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

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
直未嘗求媚于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爲
露門學士前後犯顔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
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
有不便于時者令臣細奏聞武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
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
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
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于是因問運

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宫官以匡弼之乃起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悦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宫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内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

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
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
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
無故不遊觀焉則施恵以悦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
為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
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
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恵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
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

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恵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況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恵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

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壅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内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徴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淫刑酷罰非致安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凖則人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違改更散前制政令不定乃至于此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

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人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斵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趍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踰年而處窮奢靡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人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庶從役秪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

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科謬便道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桀毅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

兆庶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玆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内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名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為幸免獸口内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為丞相譯為長史遂左遷運為廣州滍陽令開皇五年

轉毛州高唐令頻歴三縣並有聲績運常領䆮一諫官
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
録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
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
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
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
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

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髙風亦足奮於百世矣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睠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 翟義葛誕之儔歟綱運績宣王室勤勞

出內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而已乎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葢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極議于骨肉之間竟遇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為其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已之節其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北史卷六十二

北史卷六十二考證

王羆傳齊神武率軍潼關人懷危懼○軍監本訛宣今改從南本

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宵監本訛胥今從南本

王思政傳若此誠有實○誠監本注缺今從南本增入

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生南本作年

恭弟幼顯親縣伯○監本脫親字今從南本增正

尉遲迥傳及晉公護東伐迥帥師攻洛陽○伐監本作代

申州刺史李意○申監本訛由今從南本及下文李意自申州攻永州改正

李意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還○永監本訛求今改從南本

運傳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之火二字監本訛作炎今改從南本

王軏傳世為州郡冠族○郡監本訛那今改正

樂運傳事由宦者亡國之徵○宦監本訛宧今改正

北史卷六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六十三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周惠達　馮景　蘇綽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懐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歴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王蕭寳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

下甚禮之及竇黌還朝惠達隨入洛陽竇黌西征惠達復隨入關竇黌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竇黌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為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必為左右所誤今往赓其改圖及至竇黌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祿勲中書舍人竇黌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竇黌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為關中

大行臺惠達爲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帝文帝復以爲府司馬便委任焉周文帝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爲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爲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

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為伏與令景少與周

惠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寶夤後為尚書右僕射引景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為關西大行臺景又為行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關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拔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為兄涕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

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叡及酋渠爲盟誓共會平凉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啟孝武帝帝甚悅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蘓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

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筭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周帝餞于都門外臨别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乆矣尋

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蘓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蘓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

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强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賛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幷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

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

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

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

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

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

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說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

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絶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

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

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則伊尹傅說

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人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

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

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

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户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小
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為無理諸如此
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
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
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
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
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
賢與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

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逺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

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各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

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来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

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

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廹切復恐稽緩以為巳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玆射利有者從之

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税之人於是弊矣租税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悦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傜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傜而遠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

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
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
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
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
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哉朕其欽若
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
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
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

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爾在位昔我太
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
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孝武不霣其舊自時
厥後陸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
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
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示我通
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
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

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緜二紀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譽

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
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
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
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咢足以弼予朕躬宰惟天官
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
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
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
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

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為教本嗚呼為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

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
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
陽體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兹匪惟相革
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
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
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
其一朕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
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

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諐勿忘一乎三代之彝
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
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洎庶僚
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三
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
惟帝念功將及叔世逖致於雍熙肅錫降丕命于我羣
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

以躋日新之徳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
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
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
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内未
平常以天下為己任愽求賢俊共宏政道凡所薦達皆
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遊常預署
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

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

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為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帝廟庭子威嗣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毁有若成人周文帝

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吏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

隋文帝為丞相高熲屢言其賢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内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名威及高熲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修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

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為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帝怒甚將

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名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處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

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

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觧少保御史大夫官後

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别駕時高熲與威同心恊賛政刑

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户部尚書

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饑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

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

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

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毁骨立敕勉

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
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尋令持
節廵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
自晉巳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
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
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
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
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為亂生臠縣令

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
吏使儂誦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
藍可汗屢為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
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
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
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
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
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

為朋黨省中呼王宏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冐為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叅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

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熲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修羽儀名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餘復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

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縕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邪威曰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輦

直長儇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為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二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逾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温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畢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

莫與為比後從幸鴈門帝為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

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藴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

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宫帝將復用威裴藴虞世基奏言昬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弑逆以威為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

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
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
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
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
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
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為非簡
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
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

使人令滅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剋捷由是遂致敗亂

為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

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

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

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

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

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

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畧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

容儀可接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詔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為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

美陽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强濟特為周文帝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氐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為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祖稚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玉門郡

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為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為之掾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為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介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為郎中專典

文翰賀拔岳為關西行臺引亮為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為秦州刺史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為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祕書監大行臺尚書

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黄門侍郎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

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卧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

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為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

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為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為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府屬甚見親待出為衛將軍南汾州

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䨇遂契闊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劒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斵雕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邪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

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宏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發點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北史卷六十三

北史卷六十三考證

馮景傳即與景歃血託岳為兄涕○涕别本作弟

蘇綽傳及布種既說嘉苗須理○說應係訖字之訛

百祿是求○求詩作遒今各本俱同仍之

依員而置猶以為小○小應係少字之訛

亮傳玉門郡守○玉監本訛王今改正

寶寅遷大將軍仍為之掾○掾監本訛椽今改正

亮弟湛傳豈有辦哉○辦監本訛辨今改從南本

湛弟讓傳甚見親待○甚監本訛其今改從周書

北史卷六十三考證